#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四

元　蘇天爵　撰

丞相興元忠獻王

王名諤勒哲圖卜布延氏中統三年以大臣子選侍東宫

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拜中書右丞相加太

傅録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年五十

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為燕王領中書省是為裕宗詔選王府僚屬聞公之賢即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入籌帷幄出掌環衛小心畏慎夙夜在公裕皇甚器重之一日重宴宗室指公語衆曰先正有言為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如諤勒哲豈易得哉高唐閻公撰勳德碑又云公祖錫錫來時草昧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部歲壬辰太宗大舉伐金六師趨汴先期命睿宗由陝右進以錫錫為前鋒取道金房絕漢上流畧襄陽方城而北破金卒二十萬于陽翟金亡有事于蜀襲武休興元閬利諸州拜都元帥辛丑取成都誅宋將陳隆之西蜀以平父錫津早潛邸中統元年天戈北舉捍禦不虞率身先之還拜宣撫使四年進中書

右丞相時朝制草創登政府者多宿儒耆德相與訏謨廟堂皆經國永圖

鶴馭上賓仍主東宫衛兵成宗以皇孫代叛北方詔公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勲德碑

至元末奸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博選於衆無以踰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湔除弊法朝政涣然一新方權姦之熾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為名肆為掊克公私騷然公為奏請自中統初積歲逋懸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勲德碑

公承玉几末命參定大策内禀皇太后睿謀外合宗親大臣之議居冢宰統百官者踰三月古之所謂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惟公足以當之勲德碑

成宗纂承大統首議加上祖考尊謚致隆福長樂之養分寶展親大賚四海之治一以倚公公在相位上體淵衷勤卹民隱數下寛大之詔散鉅萬計宣布皇仁斯亦至矣勲德碑

大德四年加太傅録軍國重事内秉鈞衡外綜邊務位

極尊崇股肱心膂之寄益重勲德碑

天祐皇元宗臣碩輔稟靈河嶽者不為不衆若夫忠藎傳家薦履上台績用著於累朝處中書十有二考惟公一人當其四罪咸服治底雍熙既彰世祖知人之明至于運佐重光元貞載造偃革以宅南交睦族以恊萬邦拯災救患博施濟衆克廣聖朝安民之惠致君唐虞之效昭然在人耳目矣勲德碑

丞相順德忠獻王

王名哈喇哈斯威喇諾爾氏至元九年朝廷録勲臣後拜宿衛官襲號達爾罕二十二年拜大宗正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是年入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拜右丞相十一年夏陞和林宣慰司為行省王以太傅行省事至大元年薨年五十有缺

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每聞儒者談輒喜中菴劉公撰勲德碑

至元壬申世祖録勲臣後一見異之命襲達爾罕 魯祖奇爾
實勒遇太祖于飛龍見躍之際托果琳將襲帝趣告帝
為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併其衆以功擢千戶錫
號達爾罕時官至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勲戚不與達爾
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
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佐達爾罕矣祖考巴哩
察使從睿皇取汴蔡滅金丙申分邑順德考囊嘉特從
憲宗伐蜀戊午薨于軍 長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蹶
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眷益重 勲德碑
甲戌冬十月帝獵賽音布拉克語皇太子曰達爾罕非常
人比可善遇之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 勲德碑

乙酉拜大宗正時郡縣囚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者僅六十人耳尋赦免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羣鬭毆鷹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鬭者京師有以偽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貲就糴有司摭為姦欲没其産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為勲德碑

柄臣擅威福益橫知王惡已忌之數曲為邀致竟不一往其家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置以法益忌謀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因亦隸大宗正涖決王曰彼民間敎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勳德碑

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達爾罕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授湖廣省平章政事勳德碑

湖廣南陬交趾占城西南按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

里而八沓兩江蠻猺布溪洞間虺蛇起伏跳踉小戾則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革錢粟刑獄井井有條勲德碑

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没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畧悉擒誅之江州隸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為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聽卒寘于死遠近震悚勲德碑

壬辰置行省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營奸寇伺發溪洞以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勲德碑

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痏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密

奏吏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悦已而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戸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為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于今便之勲德碑

湖廣舊無夏税柄臣援唐宋末世為徵王曰衰弊之政聖朝可行耶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為之賑恤凡災皆如之勲德碑

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寧肅勳德碑

大德戊戌九月朝于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入為中書左丞相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得前勳德碑

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會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採可行行

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爲務（勳德碑）

京都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廟學嘗躬爲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爲學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祀久未遑王總羣議奏行之（勳德碑）

辛丑同列以劉深議倡言世祖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

世陛下未有代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婦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勿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儌名首釁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勲德碑）

癸卯秋拜中書右丞相王常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掄

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獸户及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時帝疾連歲權移中宫羣邪交扇勢焰翕忽王以身匡之天下晏然以無撓勲德碑

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修功臣傳勲德碑

冬十有一月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勲德碑

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武宗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理幾務如故中闈以奸臣謀絶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其事密託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武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為動内外懍懍視王以安會仁宗擒滅其黨發使迎武宗四月仁宗及皇太后如上都繼徃五月武宗即位加太保録軍國重事勲德碑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黄

金贏十二鎰白金三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
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徇攘竊屏息行旅為便
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
易牛羊給之又給綱數千令取魚食逺者戹大雪金山
命諸部置傳車相去二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
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
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
贖歸之和林歳糴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槖

稾滋弊久矣立法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冶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大治勲德碑
至大改元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宴之仍賜酒米百斛天下傾耳以俟復名是冬十一月遘疾名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遺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于和林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敕

大興尹買葬地于平陽山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

相爾勲德碑

王神宇靖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愠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廵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彀矢殪數人敵披靡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擇儒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

志畧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于真誠故其功業之見于世剛明正大歸巍煒曄如此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王無愧矣勲德碑

皇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將臣炳烈相望人才於斯為盛若夫懷遠圖而畧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惟忠獻王其人乎勲德碑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公名博果密喀喇氏由國學生擢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提刑按察使名為參議中書省事歴吏工刑三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至元二十八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十一年出為陜西行省平章政事將行留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領侍議司事四年薨年四十六

喀喇則漢髙車其國屬質貴族子十人雅克章最少世

祖時猶王也莊聖太后遣之入侍嘗同卧起寒暑飢渴
曾不告勞公其元子幼事裕廟於東宫後因簡拔衛士
子廩以官帑俾師賛善王恂公在其間恂從北征太傅
魏國許文正公辭中書左揆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
敎胄子與嘗游恂門者皆從之學公年十二頴慧强敏
志力兼人太傅非旬休不至家恐妨授徒每令諸生直
日以謝客至公則持書崇朝永夕坐中門不移否則擁
篲掃灑褰簾操杖出必乘馬導前無馬徒從循循安之

其敬以孝猶子事父唯恐斯須仁義之言不聞道德光輝不接也太傅異之易其國言博果密者為時用字用固已見於世矣他日誦說餘力纂記為帙上起唐虞下逮遼金帝王名謚統系歲年在位久近皆能闇誦帝嘗試之立應無滯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舉國學士驛致上都歷官中書慎密練達擢少利用監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尋真為使或訟靜之守臣盜官帑廩靜隸河東山西道彼自有使勑不遣俾公即

按歸報合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神道碑

二十年宣政使僧格方見隆寵茶漕盧世榮阿以進言臣能使天下賦入倍其舊十帝以問公對曰漢唐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劉晏世主初亦賞其納忠及後富國病民怨歸於上而始加誅雖足少謝天下而亦貽議千古臣願陛下無納其謀帝勿善之以世榮為中書右丞俾公參議省事公辭以疾世榮纔一年敗誅帝前公曰朕甚負愧于卿神道碑

河東山西道憲使貸母錢府約歲輸羊為角如千千馬為蹄如千百至則悉賦所部州縣而抑其估為民所訟勑公鞫於大同入境歲荒發廩而始治獄得其不法百餘事罪當死服辭皆具邇臣與有私者為之解脫顧謂公以問獄行不俟報可而擅發廩率代違制帝曰出使之臣身見歲惡須請而發民殍死矣何罪唯移因至京師公節陳款辭百無一遺制人覆問使搒掠汝乎對以未嘗曰未嘗則汝受其辜何枉遂尸之市神道碑

戰將某有功北陲求欽察之奴入者皆令為兵隷已麾下制可乃多取編氓入籍中書遣僉行省臣王國用覈之為所釐正什七彼遂譖其專行不奉詔帝怒斬之刑曹受成命矣公入陳勑惟以欽察之奴入者出而為兵未聞以編氓隷欽察或西域河西諸人例此雜取編氓以益其軍則天下之户耗矣國用之忠宜旌何事而誅譬解數四而免神道碑

北京地大震陷城郭壓死人民不可紀極勑遣一國人

為平章振卹之即其地娶三妻歸公入言既失上遣大臣救災之旨且觖民望其人庭辨不服至以詈婦人言者相加公曰汝妄事盜殺臣之子又為盜殺臣制服孰為非夫孰為非夫其人汗愧噎默莫對會太官將牛舉皆趨出帝顧謂左右曰若人平時似不能言及其辨事吐詞鋒出人有不及嬰者神道碑

二十四年僧格憤中書殺世榮奏立尚書省盡統中書六曹誣殺叅政楊居寛郭佑中外為之不寒而凛大為

勾考無遺利矣勢焰薫天求及門者如輻輳轂自平章而下省退則送歸其第一旦獨延公至堂貌敬而忌忮日深諷臣商爲公訟寃入大珠貨公力拒不受伺其退食必欲罪其不坐刑曹閫省叩請而免遂疾帝還自上都輦其弟伊埒薩巴謂曰而兄必以某日來迎果以其日公立道周見其孱瘠曰卿躭苦于書致者顧當國臣問禄幾何對以滿病告者率不給帝曰其父童卯事朕恪勤至死是又朕所教育貧不能家何以告爲其盡以

給且厚賜之神道碑

二十八年僧格伏誅帝畋漷北召至行殿廢是省還六曹中書欲用為丞相公辭丞相惟國人宜為曩籍盜殺臣獲黑簿賄既入悉其家主名東宮之臣唯無諤勒哲帝嘗譽曰佳兒我將賚汝如斯人者宜為乃以為中書丞相拜公平章政事恩眷日隆大政疑令動見諮諏引右丞何榮祖同平章屏棄凶邪崇拔善良飭為吏者皆親經術一蠲苛虣之法人心熙洽以為復見中統至元初

治神道碑

時方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上都留守司茂巴爾斯不便之入言同知西京臣言河東山西廉副受賕楮帛為千者五十欲因以廢諸司帝名問公奏曰是事誠有彼何為不陳省臺上都留司何與而知此必告者得罪其司為此誣言緩其事耳設廉副受財罪止其身天下憲司何與而盡去之帝意乃釋神道碑

中書平章敏珠爾丹請復立尚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名

公至上都議公詰曰阿哈瑪特嘗以領部分中書戶工敗
爲制國用使又敗爲尚書省又敗則併歸中書終以奸
賦狼戾以取誅籍後僧格立尚書省盡奪六部其威虐
貪墨益極亦就梟夷既廢復置將效尤兩人耶制是之神道碑
達喇哈求徵考中書錢穀遣懸省臣請入止之公曰無
庸急則㡾東必疑有所覆護宜聽其爲若曹小人旋踵
而敗未旬月果以賄誅神道碑

或請征海國琉球與加包銀江南公曰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間横目窮髮何所不臣何資魚鰕之國始廣土衆民哉況冒至險航不測出萬有一安之途未必利也始包銀出於河朔永平真定守臣以公需數斂煩民會其歲費徵之以紓急一時其後天下例之至憲廟定制户率賦銀四兩中統唯聽如數八寶鈔輕其舊之半今江之南履畝而税輸酒醋課及他鄉里門徭水馬驛遞又增包銀則重斂矣民將不堪為之止神道碑

公每上直從容獻納疑者釋危者安誣者得以白上嘗諭為君之難以一身臨四境統萬機一或逸弛則民受其殃公對曰誠如聖諭向使在昔帝王咸知儆戒力行善政則羣生何患不遂哉又諭老臣有言天下事如圓枘方鑿能少見之無往不可公曰人臣當以身徇國難易在所不計廢道違忠以求耦從則國家奚所賴耶上奇賞之（瓠山王公撰墓誌）

癸巳冬彗出東北上夜坐齋宫延勲舊大臣問所以弭

之之道既退公獨前奏臣聞之師天象垂儆代有之聖帝明王遇災者懼漢孝文二年日食詔求直言輔不逮辭切義正具在方册乃誦其辭甫至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股肱也其悉思過失丐以啟告務省徭費以便民上拱坐以手加額曰朕誠意已萌卿其覼誦之諸大臣復進令再誦公奏曰聖人之心與天地通災不難弭若僧格者素撓給特試用之纍纍姦惡肆毒吏民中書不敢詰臺察未嘗糾因一人之言即正其罪

天下稱快臣知聖心與天地通而漢文亦所不及今星芒之儆咎在臣下詳論款接自四鼓逮翌早進膳輟盤珍手賜之其忠懇之志應事敷言類如此墓誌

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元勲子孫已極貴者不入侍惟公嘗藥以及彌留無頃刻不在側有少故出猶必求之其後格天發引成廟繼極其為升祔太室請謚南郊皆公領之上以先朝舊臣猷為倚毗禮遇益優詔令修行法制因革皆出其手神道碑

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乃力新風紀推擇士子有令望者皆置廉使爲政不皎皎以干譽惟存大節一遵初立詔以行不繁其令一郡守子受賕迫使證父公曰持憲之臣職在宣化清俗所以厚人倫也今使證父何以興孝天下罪其子引父視人已靦面目有密臣取人玉帶惟奏入贓廢棄終身令史輕之則曉曰大臣貪墨古人唯曰簠簋不飭盖不忍著惡非苟私之所以勵廉恥也今而曰輕將與小夫賤隷同辱乎非刑不上大夫古

人制律之本也人多其平恕神道碑
四年徽仁裕靈太后崩公因過哀所苦增劇上使其弟
實達爾圖偕尚醫視之知其無及但附奏謝而已乃申
顧視索酒滿引數觴以蕆天子震悼遠近士大夫撫几
伏筵哭失聲曰縫掖方以扶掖聖道仰如喬嶽不謂今
也無依往矣哲輔亡矣朝固有位其相也非吾黨矣行
矣將誰尚矣都城之民為之罷市神道碑
公自為相左右兩朝位至軍國顯融極矣被服唯儒生

公退未嘗廢書自號靜得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為廟堂重輕者十年神道碑

公經德迪慮明允篤誠動叶矩度而未嘗為近名之事至于故舊之義雖久不踰奬拔士類寸長必録其行業表表當百世不泯墓誌

平章武寧正憲王

王名徹爾揚珠濟達氏由宿衛擢利用監卿至元二十

八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七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九年入拜中書平章政事是年薨年四十七

公生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牧庵姚公撰勳德碑

至元十有八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時

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神道碑

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其言喧譁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神道碑

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者不以付之神道碑

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

為完顔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神道碑
二十有四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
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
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為計
局鈎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極淅省尤酷延蔓以求
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獄充
牣榜掠百至或闌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
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薰天諸王貴戚亦莫誰

何無不下之獨公數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顔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辨為不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釋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偕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内帑罪既彰白始鈎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淅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埒實都王濟等家併僧格之姻鄂省

約蘇穆爾皆臨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肇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禄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于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賦終未入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長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神道碑

拜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河漳劇盜積未平公身傳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徇日浸

南犇大兵隨之偷生塢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
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晝諾而已
神道碑
帝不豫公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
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神道碑
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名其都事賈
鈞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
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為功至迫子證父妻證

夫弟證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
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栢臺神道碑
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
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
之當水出全築為圍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曠遠民不
可稲公發卒數萬浚決後乃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
公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神道
碑　又吳松江記云歲甲辰前海運千夫長任仁業以
吳松江故道堙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為浙西居

民害垂二十年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令平章薩哩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資畚鍤之用飲食之需令民索陶乘屋厚藁秸以防其卑濕為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勞者無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樂功謀始于大德八年冬十二月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缺)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還入海長三十八里一十(缺)步三尺深一丈五尺濶二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缺)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缺)置閘竇啟閉諸務時無疵癘民無夭閼而事竟

九年名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寒暑責異已相曰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

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剝鉅臣哉葢棺之日籍其家儲緡不滿二百而債劵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實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神道碑

元名臣事畧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 元名臣事畧卷五

元　蘇天爵　撰

## 中書耶律文正王

王名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子為燕京行省員外郎歲乙亥城降遂屬國朝扈從征伐諸國辛卯拜中書令癸卯薨年五十五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於太玄私謂所親曰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平章宋公撰神道碑

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十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神道碑

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欲就章宗特勅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佑甲戌宣宗南渡丞相

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神道碑

太祖素有併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祖父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上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諮訪神道碑

已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神道碑

庚辰上駐蹕於西域塔實干城時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於西南公因别造庚午元歴進之其進表云漢唐以来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啻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先後不同葢建都立國之各殊或涉歴歲年之漸遠不得不為差也唐歴八徙宋歴九更良以此夫金曰大明百年纔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以昔程今昔密今疎東微西著以地遥而歲久故時異而時同今以二月五月朔微月皆

見于西南較之於歷悉為先天識所未聞而未見也若夫漢唐以來歷筭之書備矣俱無此說以法論之月惟至晦則一日不見是二十九日有月也豈聖人建月之意本諸此乎今以星歷考之是年正月四月雖皆為小盡葢亦未有朔日見月者也張都燕居叢談

是歲冬大雷上問公公曰蘇勤坦當死中野已而果然蘇勤坦回鶻王稱也神道碑

國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蝕公言不蝕

及期果不蝕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蝕回鶻人言不蝕其夜月蝕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神道碑　又叢談云庚辰歲公在塔賓干城當五月望以大明歷考之大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矣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西域之初更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焉知不為中國之子正乎隔幾萬里之遠僅逾一時復何疑哉此唐一行時有里差之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是也二書所載不同

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于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

上亦用羊髀骨以符之神道碑

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汝軍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師神道碑

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駞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

活幾萬人神道碑

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刼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神道碑

已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葢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

死公言陛下新即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葢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神道碑　又李微撰墓誌云巳丑秋公奉遺詔立太宗擇定八月二十二日尚猶豫不決公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大變睿宗曰再擇日如何公曰過此日皆不吉至日公與睿宗翼太宗登寶位

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絶之神道碑

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

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有餘矣卿試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為然國朝之用

文臣葢自公發之神道碑

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强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總軍政課税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石林咸達布激怒皇族俾專使來奏謂公悉令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天合重山實為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强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

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上察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特命公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于南邦他日治之亦未晚也神道碑

辛卯秋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于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上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

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神道碑

宣德路長官太傅抄嚕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勲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勑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奏聞神道碑

中貴克斯布哈撥奏户一萬以為採鍊金銀栽種蒲蔔等户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弱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户今已

疲乏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神道碑

壬辰春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来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神道碑

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蘇布特遣人来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

欲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决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户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神道碑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

襲封衍聖公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渉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久治（神道碑）

又按遺山元公上書云夫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賛益者不為不多蓋天下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必籍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譬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之材預為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雜出于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洪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

獻御武安樂蔓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李大鵬山西魏幡潭人李恒簡李禹翌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翌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潞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平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州句龍瀛東勝程思遇及其從弟思忠凡有諸人雖其學業行詣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十四人而止矣乃幸不死于兵造物挈而授之維新之朝豈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奔走之役而儲之它日求百執事之人唯左右采而取之獨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

時河南新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神道碑

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

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葢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神道碑

甲午詔括户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其時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隷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户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

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户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户口皆籍為編民神道碑

已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神道碑

丙申秋七月呼圖克以户口來上議割分諸州郡分賜

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公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徴歛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税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畮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畮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神道碑

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賊令本路民户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公請于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以七十萬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近遠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神道碑

侍臣托歡奏選室女敕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

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布絲五穀耳非産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神道碑

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神道碑

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騷動所至則需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及定飲食分例其獘始革神道碑

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公奏並仰中書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趙衍撰行狀

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

年許之國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民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神道碑

燕京呼圖克扎木隂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鷄劉廷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

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為班超之言葢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神道碑）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譃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求試行之公反復爭論

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神道碑

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神道碑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勑左右進酒三鍾而止神道碑

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諸藥不能療皇后不知所以

召公問之時奸臣竊政鬻獄賣官專令回鶻控治諸國公對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寃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對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首肯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二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畋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獵五日而崩行狀及汲郡王公文集云太宗仁厚有餘言詞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畧無疑貳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歡娛前後

十年號稱無事

壬寅春后以儲嗣問公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墓誌

温都爾哈瑪爾方以貸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温都爾哈瑪爾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温都爾哈瑪爾奏

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以公先朝勲舊曲敬憚焉神道碑

公天資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温温令人不能忘素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生産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為相二十年天下供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

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篤于好學不舍晝夜嘗誡其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 神道碑

又陵川郝公文集云當太宗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榷宣課分郡縣籍户口理獄訟别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時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宫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致使楚材憤悒以死

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絶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

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戞戞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神道碑

中書楊忠肅公

公名惟中字彦誠弘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任領軍前行中書省癸夘拜中書令壬子出為河

南經畧使遷陜右四川宣撫使已未王師伐宋拜江淮宣撫使是歲薨年五十五

金末公以孤童子事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畧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儗布條要俾皆籍户屬吏數年而歸帝乃有大用意郝文忠公撰神道碑

庫春太子伐宋命公于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隋郢復等州及襄陽徳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俾師儒

趙復等訓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神道碑

又周子祠堂記天歷初國子祠祀之禮盛于江左而未至于河朔公領中書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于永郡立周子祠以二程晁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之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令所在選俊秀之有器度者為學生

耶律楚材罷遂以公為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公以一相負任天下神道碑

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色辰橫恣不法詔公宣慰公按誅之出一府僚屬莫不健其決神道碑

金亡恒山公武仙潰于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没刼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神道碑

憲宗即位上以太弟鎮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為河南道經畧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户劉福為河南道總管盡有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公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梃于坐復召

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見公公即握大梃擊踣之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河南大治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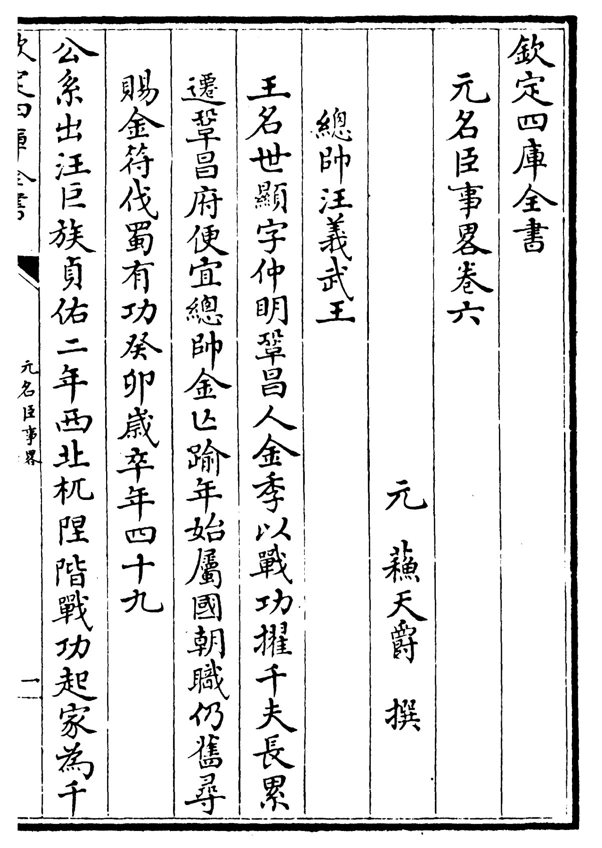
遷陜右四川宣撫使以諸軍帥横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畝之以徇闗中肅然公語人曰某非好殺國家紀綱不立致此輩賊虐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為仁乎神道碑

歲己未上總統東師奏公為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

使俾建行臺以先啟行宣布恩信蒙古漢師並聽制節師還斃于蔡州公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勇而懷其仁神道碑

皇元誕膺天命奄奠區夏經畧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内治用公為相與天下休息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鉏兇渠愛養黎獻整頓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逬續遺命吾道賴以不忘天下復見中國之治繄公力焉神道碑

元名臣事畧卷五




元名臣事畧卷六

元　蘓天爵　撰

總帥汪義武王

王名世顯字仲明鞏昌人金季以戰功擢千夫長累遷鞏昌府便宜總帥金亾踰年始屬國朝職仍舊尋賜金符伐蜀有功癸卯歲卒年四十九

公系出汪巨族貞佑二年西北杌隉階戰功起家爲千

夫長八轉領同知平凉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
進征行便宜分治陜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調度窘
迫公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隣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絶六
年以鞏州衝要之地升鞏昌府改兼治中轉同知兼參
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滅飢疫薦臻公與便宜總帥
完顔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
公拜便宜總帥制㫖大約屬以社稷為念公感且憤至
于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城變郡縣風靡公獨為之堅

守越三年猶安堵如故而戰攻不弛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餘者奚罪與其自經於溝瀆姑殉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頓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焉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耳何也對曰有君在上責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王大悦勑其下絲髮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旦詰行帳寵之以章服職仍故即日南征鳩士馬截嘉陵蹴大安

未幾凱旋疊承獎賚楊文憲公撰神道碑 又蜀郡靈公文集云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志士守者或降死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年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十三歲矣汪氏猶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王子闊端以自歸太宗察其誠仍以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媲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歷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理安南田楊諸蠻結陣來拒公麾輕騎五百撓之衆亂首尾不相顧潰圍出與南將曹將

軍潛兵作犄角計公單騎往寀之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王嘉歎之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部曰吾已撤彼之藩蘺行寢其堂奧矣神道碑
丁酉春變缺武信城燈缺全獲府庫遂蹂資普神道碑
戊戌軍葭萌之南缺依山為柵公選數百騎奪山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重乘勝赴資州壁山間識公旗驚怖奔逸抄嘉定峨嵋以歸神道碑

已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潦攀木緣磴破開州閻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密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躡之幾無噍類拔巫山與援軍還復勦三千餘級北春分掖江引還及涪州修浮梁信宿而辦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漸併力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

何預馬上樂其知禮首肯者再四神道碑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畧地成都傅城而陣彼屢戰屢却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投款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十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鋭五百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晝陷三日軍薄城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王擊節嘆賞仍賜田顯錢物神道碑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名即戒首途既見賜虎符擢便宜總帥手札付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凉順德鎮戎原階成岷疊西資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決裁以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神道碑

公器局宏遠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滫瀡處喪不御酒食劬勞之日必致齋薦祭喜儒術聞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罷羈人寒士至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輦書

數千卷缺圖畫缺　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縱所不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相安不聞告訐或有牽連議縱寛釋同屬異主者多盡力購聚之每事先立規程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静若隆平時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搴旗斬將勇壓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神道碑

萬戶嚴武惠公

公名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金季擾東土歲庚辰籍所部州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省事甲午朝于和林授東平行軍萬户庚子薨年五十九

公初警悟畧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不治生産為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為出死力以故得脱去遺山元公撰神道碑

癸酉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

公為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為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岩依益都主將以避之宋因以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制矣神道碑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
公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
被擒公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先太師國王於軍門挈所
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以獻太師
承制拜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
單三州皆下之神道碑
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
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辛巳公以兵復青崖擒信誅

之進攻東平守將和立剛棄城走公入居之神道碑

壬午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之家人復被虜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博囉罕軍軍又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兵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囉罕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之迫即連趣博囉罕軍

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一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岱遜取彰徳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神道碑

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錫公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神道碑

甲午朝於和林城授東路行軍萬户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

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别為大名又别名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兖濟鄆歸於我神道碑

丁酉九月詔命公毋出征伐當其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豺虎軷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顧指所及竭蹷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

於塗則知其為善俗觀於俗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以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鞭馬念其功而憫其勞優䘏如此神道碑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神道碑

公既握兵柄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

至於仁心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神道碑

初彰德既亾又破永栅郡王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公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諸將毋敢妄殺

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分人公悉救之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為金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缺北渡者多饑死又藏亡法嚴犯者保社皆坐逋亡無所於託僵尸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生者不知幾何人矣神道碑

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兵皆獲之人以為必殺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别將閻義斌敗

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㕑爲賙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行人之所難能又如此神道碑

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亾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骨肉之賜盖有不勝書者故聞公之訃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所爲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神道碑

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昇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初貞祐南渡豪傑乗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握勁兵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之所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神道碑

萬戸張忠武王

王名枼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季累遷中都留守行
元帥府事國兵至被執授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金
亡入覲乃還萬戶將兵伐宋中統三年以年老乞致
仕封安肅公至元三年城大都起判行工部事進封
蔡國公五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倜儻不羈讀書畧通大意工騎射尚氣節喜游俠
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千家壁西
山東流堝選壯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莫敢犯

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畧使苗道潤表其材加昭勇大將軍遥領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興定初道潤為其副賈瑀所害瑀不自安遣使者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名道潤部曲會易水之軍市川告以復仇之意衆因羅拜推公為長者事聞遷中京留守兼知大興府事時戊寅夏五月也

公年二十九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又陵川文集云初中都經畧使苗道潤與其副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缺伯祥者獨下掖之道潤憊絶不能乘伏發前突伯祥奮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節以出令疾走間道聞諸朝乃命缺公靖安民代道潤伯祥因事之是歲安定元年也明年靖公卒伯祥以符節歸公

方會兵討瑀而國朝大軍出紫荆關遂率所部戰于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强之公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公為變質二親于

燕公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
姑爲二親屈遂委質焉未幾復舊職建旆而南下雄易
安保諸州然猶不忘道潤之宼必欲誅瑀而瑀據孔山
臺拒命自若遂攻之臺無井泉汲山下公先斷其汲道
瑀乃降公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王文康公撰墓誌
戊寅冬徙治滿城城小而缺真定帥武仙會鎮定深冀
兵數萬來攻適令軍出帳下纔數百人公以老弱婦女
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師老而怠從

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敵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遺尸數十里乘勝攻完州下之州守慷慨就戮公義而釋之陞為守祁陽曲縣等帥皆來降遂圍中山先遣其將葛鐵槍來救戰于新樂𧙕矢中公頷落其二齒公拔矢以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仙猶畜憾遣藁城令劉成將兵來侵公來獲成而復縱之墓誌

已卯秋八月南掠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鼓遂

降進攻深澤寧晉諸縣皆下之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莫不聽命緣山反側鹿兒和缺野貍狼山諸砦相繼望風納款公之威名震河朔矣墓誌

初公在鄉里閻賈瑀以軍三千掠其境當饋而起潛入行間伺其行及半奮踊大呼多所殺傷衆疑其有伏委仗而遁信安張甫亦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留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捿戰甫與公相鬪而不識也因問張君安在公紿應曰適出且還我曹卒隸耳甫懼乃

退保定王子昌阻水為固它將莫敢近公冐險徑渡出不意生擒之以歸其勇畧類如此濟南王公撰勳德碑

隣境帥布薩彰格者素與公不相能既而為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窮其主名斬首以聞神道碑

丁亥春以滿城地隘不能容衆乃移鎮于保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公乃剗荆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亾不數年官府第舍奐然一新向者井泉醎鹵不

可飲食遂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為長河以流織濁樓觀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為燕南一大都會墓誌

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堙之北逮公開府則夾兩闤闠囂然垒鬨殆非清廟居神之所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肆之舍庖藏之所以次具舉高廣其制幾于倍蓰又為奎文樓于南鑿壁水于西歲戊午春告成安神于廟釋奠以落之凌川文集

壬辰天兵渡河明年汴降諸將爭取金繒公獨入史館收金實録祕府圖書仍訪求鄉曲耆舊望族十餘家若高户部李都運時立趙禮部三子贄克剛克慕楊翰子子恕婿賈庭揚護送北歸其薄汴梁處歸德陷汝南攻徐邳公莫不身先士卒横槊轉鬬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衂墓誌

又遺山元公撰功德第二碑曰汴城之役守者屢出挨戰我軍不能前公躍馬横戈而出大帥諸帥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汝南之役金兵軍于南門外决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士卒二十餘涉水入陣莫有當其鋒者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敵退走明日急攻城隨陷論功

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乃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又犯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賴之以全

甲午入覲上勞之歷數戰勲曰某軍之勝汝之功也某州之拔汝之功也如親見之乃論功行賞陞萬户易金虎符公于江淮遇戰輒頴脫深入斬將刈旗折馘執俘而出

墓誌　又勲德碑云棗陽之役公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帥為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曹武之役公出其不意度九里關宋兵竟出西山翼而下我軍方休息為所敗公率騎突圍而出遂屯曹武北長封嶺緣山保聚皆攻下之斬宋制官十三人黃州之役州西有大湖與江通流公攻下之戰艦萬艘順

流而下沿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宋水陸並進我軍令攻之不戰而潰東門禦備甚堅公率死士奮戈而入守者請和乃班師滁州之役公率死士先登城遂拔

己亥詔公以本官節制河南路兵馬初乙未丙申間諸道所統仍金之舊保居燕趙之交分隸無幾辛丑特詔還之升州為府錫名順天別作一道賜御衣數襲尚廄馬百所乘大宛名馬二墓誌

大河自汴已失隄障南放分流為三杞為中潭南接渦渙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宋人恃水程之利駐亳泗犯汴

洛以窺河南太師察罕以公威名素為敵人所畏奏公總諸軍鎮杞公乃相地形以殺水勢築為連城分戍戰士結浮梁以通往來遠斥候以防衝突津要既固奸謀坐折瀕河居民始得安矣久之移鎮亳社亳去杞又五百里四面皆黃流非舟楫莫能至公至之日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為橋梁以通歸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車往來如承平時宋人睨視不敢犯墓誌

已未扈從渡江十一月奉旨總領蒙古漢軍城北鹿磯

遣將掠地千里南至潭州庚申二月還自江上墓誌

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入將士凛然恩信素厚賞罰分明旌旄所指士爭先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功神道碑

公將南渡也語于衆曰吾戰爭二十年殺人多矣寧無罪乎自今非對壘不復殺卒如其言遇他將俘因將被戮者亦曲為勸諭而使之活降人親屬散落他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後已或求于我未嘗不與也勲德碑

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賣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真定使候奏乞民用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滋息朝廷從之神道碑

公性喜宴客每閒暇輒與士大夫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賵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神道碑

公嘗以家人數千口出為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雲皆嘗與公為敵既沒其妻子流離不能自存公皆厚

加卹其周急濟困之義皆毅然爲之墓誌

元帥張獻武王

王名弘範字仲疇萬户忠武王第九子初代其兄攝順天府事中統三年授行軍總管從征李璮至元改元授順天路總管移守大名六年兵圍襄陽授益都行軍萬户改亳州萬户宋亾拜江東道宣慰使請遂益衛兩王遂拜蒙古漢軍都元帥十六年冬嶺海平入覲十七年卒年四十三

王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内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蜀郡虞公撰廟堂碑

中統三年李壇叛濟南親王哈必齊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壇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

壇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茍有來犯必赴救可以得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勿備也乃築長壘内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襲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讋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于朝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

專兵民之雄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廟堂碑

至元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徼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廬舍且盡租税無從出王輒免之計臣以專擅罪二王請入見奏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太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説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

安出活其民使均足其家歲取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太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廟堂碑

六年大括諸兵益園宋襄陽益都兵壇所教也號勇道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絶郢漢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園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

行旅缺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缺

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分山令嚴恒無懈意二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即披甲上馬横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敵之步騎間乘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

麾衆入陣我不為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 廟堂碑

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鋭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 廟堂碑

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天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轉戰而前大兵繼之賈似道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今敵已奪氣亾在旦夕過自還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虞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

即日自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廟堂碑

十三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栅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趨王王反轡還迎刺人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喊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

殺轉至南城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於焦山南兩時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于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户賜名巴圖云廟堂碑

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

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時以宋之丞相遣使約降徒以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責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廟堂碑

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廟堂碑

十四年拜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朞月境内稱治廟堂碑

十五年王入覲請于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禮節度猝難成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行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邑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

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之父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令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孽未息廷命海諸奉詞進征無所事于衣帶也茍以甲劍為賜使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尚方寶劍名甲聽其自擇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為已貳從之至

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人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寨迴搗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

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廟堂碑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朝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愷乃知廣王所在辛丑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齊視不相下有驕蹇意或故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惡者一人衆皆慴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

立其地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
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歸路燒其宫室而宋益困
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
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吏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
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
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
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
攻之弗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

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小宴

且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髙構戰樓于舟尾以

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

妄動者死敵人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

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

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

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

將士俱溺死于是嶺海悉平宋無遺蘖矣磨崖山之陽

紀功而還廟堂碑 又牧庵撰左丞李恒廟碑云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昰廣王昺浮海趣福州立益王改元景炎閩廣諸州下者十五郡縣豪傑亦争起矣公出定反地大破惠潮軍十萬南軍悉走逎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後又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江州得孔遵破之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天祥復陷二州收兵出興師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五坡降其衆二十萬禽趙宗室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益王殂廟號端宗世傑復立廣王改元祥興移柵海中崖山海道去廣治四百里公進復梅循惠潮興廣之諸道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浦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廣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數萬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後陵濕南海平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巴圖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示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遂入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厚葬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端坐而薨廟堂碑

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

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鋭言辯捷出勇略絶人輕財下士
拔材於衆已不以為恵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
敬剛直自持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灑落
理辯愈明初丞相巴延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
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命集罪加後雖貴
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
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内府金帛行省都事吴谷之竒與

馬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之奇將就考驗王曰之奇名士行又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丞相文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搴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又玉堂佳話云至元十二年臨安降度宗二庶子為陳宜中張世傑擁入嚴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元景炎缺為帥臣張弘範破滅

于崖山執文天祥至大都因之訣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九日戮燕南城市中

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于家塾以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有信則人致力不懷報之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為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即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

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廟堂碑

元名臣事畧卷六